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鑿傳 第十三回 柏生發初會胡禪 托黃白與他解鯨

卻說三人逃在一座山上，下了坐驢，倚松靠石而坐，齊說道：「他們本事，俱各平常，只是那狼柞箭難受，如何是好？」三人正在一處納悶，忽聞鐘聲響亮。誰敢惹道：「此處必有個道院，看是那家師傅在此，求他一助方好。」正說話間，見一道童走來，誰敢惹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？」那道童說：「這是無二山。山中是悟法光極大天尊，我師傅是姓胡，道號思禪真人。」誰敢惹道：「好人，這真人也是師傅的徒弟，他學藝有成，就出外遊方，卻不料他在這裡立教。你我進院望他一望，一來敘敘闊情，二來央他一助，豈不甚妙？」

三人下山，行至一門，童兒傳進去，只見真人迎至門外。三人進院，分賓主坐下。獻茶已畢，真人指柏生發問曰：「此位道兄失認。」誰敢惹道：「此是柏生發，雖不是師傅徒弟，也曾受過指引。」真人道：「你二人因何與他同行到此？」二人遂將前事向真人說了一遍，又說今日央他助力之意。真人道：「你不知那神鯨祖師的來歷。他出門修行時，在赤手山空拳洞住了幾年，後來又到躲軍洞中。適有遊方道友經過其山，他兩人言談合機，他也就隨他遊方去了。到在出放洞，得了上人的紫鉢，他就心開意朗，長智生長。就是他同道中，惟有放於利、喻於利與他相厚，除了此人，誰近得他？助力之事，實不能。但我知道他有兩個極相得的朋友，住在堆金山積玉洞。他二人一去，即可與你釋卻這場苦了。一個姓黃，名銅壁；一個姓白，名中金。他兩個從前與我也甚好，往往常在我家。只因我修了個靜壁豔光，他就與我疏淡上來了，今雖不斷來往，只是一年之中，來的多少不等。然亦遂來遂去，不肯在我這裡住腳。我今修書一封，叫他為道兄解釋何如？」柏生發道：「這二人我從前帶妝鈿鑿投鑽雲的時節，也與我盤桓了幾時，但久斷了來往。今道兄代央，只是多煩了。」誰敢惹、人人怕二人道：「同道相濟，同病相憐，古今常理。何言多煩？」只見胡思禪即便舉筆修書曰：

劣道末胡思禪，頓首拜上大仙長黃、白二位蓮座下：

自從出放洞相晤，至今未睹仙顏，日夜盼殺胡思禪，欲見無由得見。適有柏生發來，今與神鯨相鬥爭山，俯望尊慈與他解和顏，庶乎兩全情面。

胡思禪寫完，將書封了，又貼上封皮，用上圖書，遞與柏生發。柏生發將書接過來，遂謝了誰敢惹、人人怕二人。又叫他轉謝脫空祖師。然後與胡真人作別，出院上獸，望堆金山而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三人正無聊，忽聞鐘聲敲，下山去訪胡老道。詳說來歷，求他解神鯨。胡思禪，法兒妙，修書一封，叫他堆金山裡去哀告。

江湖散人曰：三人逃陣憂淒淒，誰料他鄉遇故知？任你生法解神鯨，非有黃、白總不依。